

藝 文 叢 刊

飲流齋說瓷

外
一
種

許之衡 等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藝

文

叢

刊

飲流齋說瓷

外一種

許之衡 等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 — — — —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飲流齋說瓷：外一種 / (清) 吳騫 ; (清) 許之衡撰 ; 虞曉白點校.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6. 1

(藝文叢刊)

ISBN 978-7-5340-4688-9

I. ①飲… II. ①吳…②許…③虞… III. ①陶瓷—工藝美術史—研究—中國 IV. ①J52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307862號
—— — — — —

飲流齋說瓷 (外一種)

〔清〕吳 騫 〔清〕許之衡
虞曉白 點校

責任編輯：雍 琦

文字編輯：余雅如

整體設計：傅笛揚

責任印製：陳柏榮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

網 址 <http://mss.zjcb.com>

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製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開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張 5.875

字 數 92千字

書 號 ISBN 978-7-5340-4688-9

定 價 20.00元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影響閱讀，
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目錄

飲流齋說瓷

陽羨名陶錄

概說第一	三	吳序	一九
說窑第二	九	題辭	二〇
說胎釉第三	二二	卷上	一一
說彩色第四	三一	原始	一一
說花繪第五	四七	選材	一二
說款識第六	六一	本藝	一二
說瓶罐第七	七四	家溯	一五
說杯盤第八	九一	卷下	一三
說雜具第九	一〇〇	談叢	一三
說疵僞第十	一〇九	文翰	一四〇

詩餘

一五八

附錄 陽羨茗壺系

陽羨名陶續錄

家溯

一五九

大家

一七五

本藝

一六〇

名家

一七五

談叢

一六一

雅流

一七六

藝文

一六二

神品

一七七

別派

一七八

創始

一七三

正始

一七四

飲流齋說瓷

飲流齋說瓷

概說第一

吾華美術，以製瓷爲第一。何者？書畫、織繡、竹木、雕刻之屬，全由人造，精巧者可以極意匠之能事。獨至於瓷，雖亦由人工，而火候之淺深，釉胎之粗細，則兼藉天時與地力，而人巧乃可施焉。故凡百工藝，歐美目吾華皆若土苴等視，獨瓷則甘拜下風，尊爲瑰寶，誠以瓷質之美冠絕全球，雖百圖仿效，終莫能及，蓋得於天地者厚也。宜夫「釵拿」之名，代表國號，釋其義則中國瓷之省文也。其聲名洋溢，固已久矣。

瓷質之貴，在於瓷泥。瓷泥也者，以地質學語釋之，乃一種富於黏性之沖積土也。大抵由山水沖激，積而成砂，砂復濾細，則成爲泥。是種土砂，非隨處所恒有。復分各色，有紫、有黃、有褐、有白，而以白爲最貴。紫也，黃也，褐也，均無法使之

白。而白之一種，千百年來，獨尊景德鎮之所製焉。

吾華製瓷，可分爲三大時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謂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均窑，亦甚可貴。其餘各窑，則統名之曰小窑。詳後《說窑》章。而元之一代，歷年較短，與宋末不相遠，亦可附於宋焉。明之最盛，在永樂、宣德、成化、嘉靖、萬曆數朝。清又可分爲五期，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緒，均爲一代製作之傑出者。此時代之大較也。至於宋以前，雖隋唐時代有作者，然皆於故錄識其名，罕得目覩其物，茲編故斷自宋代爲始。

陶之爲物，發明最古。自有虞氏已見經籍，此後漢晉瓦器、六朝偶俑，近年築路出土者，填溢市肆，可見吾華歷朝製作之大概焉。若瓷之發明，自晉始見於記載。其後元魏、隋、唐，駸駸漸盛。觀陸羽《茶經》所載，則唐時茶具已極精美，可知唐代以越窑著稱。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孟郊詩云：「越甌荷葉空。」顧況《茶賦》云：「越瓷如玉之甌。」詩人屢見諸吟詠，其妙品當可想見。然代遠年湮，流傳極罕，雖近時出土間有發現，然已在存疑之列，殊難一一考證。清高宗《題鷄缸》詩云：「李唐越器人間無，趙宋官窑晨星看。」清初已如此，今更可知矣。

至於彩色之發明，亦頗久遠。陸羽《茶經》謂：甌，越器青，壽州瓷色黃，洪州瓷色褐。又謂：盃，越州爲上，其瓷類玉類冰，青而益茶；邢瓷類銀類雪，白而茶丹。《杜甫集·韋處乞大邑瓷盃》詩云：「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至如吳越錢鏐時，有所謂秘色者；蜀王建時，又有所謂金棱碗者，觀於此，則唐時已有青色，有黃色，有褐色，有白色，有金色，幾於五光十色矣。近人觀宋代均、哥諸器製作古樸，色亦簡單，遂遇形式古樸者，概以宋元賅之，烏知乎唐代製器，已力求華美如是哉。

至於瓷面有花，就余所見，則宋時已極精美。宋瓷花之佚麗者，莫如粉定。粉定雕花者，窮妍極紅，幾於鬼斧神工。而哥瓷亦有加彩者。若元窑，余亦見有暗花者。余曾見一半瓷半瓦之盤，雕凹花加五彩者，其彩與花異常古拙，是否宋以前物，未敢決定，可知瓷之有花，其濫觴爲已古矣。至於明代，則各種花繪，窮態極妍。《佩文齋書畫譜》載明代嘉靖官窑花瓷，有五十餘之多，其彩畫之詭奇，繪事之偉麗，幾於不可方物。所惜者，上方貴品既罕流及人間，而歷年既多，殘缺不少。重以賈胡輦載，搜及巖穴，遂令朱明遺器，粗僞者充塞市廛，精真者珍同拱璧。然間或一遇，亦足考見前代美術之一斑焉。西哲有言：「世愈近，則愈進化。」以此原則衡之華瓷，

乃大不然。觀於宋瓷汝、均、哥諸器，製作凝重古雅，而瓷質之腴潤，釉色之晶瑩，歷千載而常新。粉定則精麗妍巧，與清乾隆同臻極軌。至於元則反古拙，有類於土缶硯羹。明永樂影青一種，迥非康、乾之所能及；明宣祭紅，天下稱爲瓌寶；而天啟、崇禎，甚至卑無聞焉。康熙花卉、人物，似華秋岳、陳老蓮；雍正花卉純似惲南田，而人物則遜於康熙；至乾隆研鍊，瓷質勝於康、雍，而繪畫則除古月軒外，稍未之逮。其官窑多作錦地，參入泰西幾何畫法，雖窮妍極巧，錯采鏤金，然視康、雍之渾雅高古，雅人視之，殆不如矣。至道光則別開一派，雖屬小家法，亦有足觀者焉。若夫咸、同，殆卑之無甚高論。而光緒、近年，仿康、乾諸製，往往逼真，魚目混珠，識者憎之，然不能不謂其美術之精進也。統觀諸朝，或盛或衰，殆無常軌，衡以「世愈近，則愈進化」之說，乃迥不相侔。律以「人存政舉，人亡政熄」之言，則庶幾相近。蓋瓷雖小道，而於國運世變，亦隱隱相關焉。

宋代製瓷，雖研鍊極精，瑩潤無比，而體製端重雅潔，猶有三代鼎彝之遺意焉。粉定妍巧極矣，而花紋源出秦鏡，純白一色，仍極雅淨也。至宋末而加彩興，始稍稍趨於華美。元瓷間有花彩，然大都步宋規模，且不及宋製之精，時露古拙氣象。大

抵蒙古歷年既短，故製品稍遜於宋代歟？有明聿興，製作漸備，潤色承平，乃及瓷業。龍鳳之文，最古殆沿宋製。由是而花卉，而衆獸，而人物，增華飾美，然其時繪事，猶見古樸疏宕之氣焉。至清康熙，專以名工製瓷，名手繪畫，殆純入於美術範圍，而高穆渾雅之氣，猶未盡掩。入雍正則專以佚麗勝矣，至乾隆則華縟極矣。精巧之至，幾於鬼斧神工，而古樸渾厚之致，蕩然無存。故乾隆一朝，爲有清極盛時代，亦爲一代盛衰之樞紐也。政治文化如是，瓷業亦然。嘉慶雖猶存典型，然僅虎賁中郎之似。道光畫筆，出以輕倩，而物料美盛，遠遜前朝。咸、同一蹶不振，雖美術退化，亦時勢使然也。光緒稍稍復興，但有形式而乏精神矣。故觀於瓷業之盛衰，與歷史世代變還之局成正比例；然由樸以趨華，由簡以趨曠，乃必循之軌也。

古瓷尚青，凡綠也，藍也，皆以青括之。故縹瓷入潘岳之賦，綠瓷紀鄒陽之編。陸羽品茶，青盃爲上；東坡吟詩，青盃浮香。柴窑則雨過天青，汝窑、哥窑、龍泉、東窑均主青色，此宋以前尚青之明證也。至均窑始尚紅色。元瓷於青中每發紫色。至明宣德祭紅，則爲紅色之極軌。康熙郎窑遞衍遞嬗，而豇豆紅、胭脂水，尤爲時代所尚。故青色以後，紅色繼興，至於今益盛，足見由樸趨華之顯徵也。而西人於重紅

之外，兼重黑色，青色則稍稍擯棄。此種心理，不解其由，或者物以希爲貴歟？由是言之，青爲過去之色，紅爲極盛之色，而黑爲異軍特起之色。若夫白色者，則除粉定外，不甚見重於世，殆貴華而賤素，固人情所同耶？試以瓷比之詩家，宋代之汝、均、哥、定，則謝宣城、陶彭澤也。淡而彌永，淵淵作金石聲，殆去《三百篇》猶未遠也。元瓷者，其晉人之古樂府歟？質直而有致，樸拙而不陋。若明瓷，則初唐之四傑也。壯畧華貴，開盛唐之先聲；而疏處，往往不及來者。至於康熙，殆如李杜無美不臻，而波瀾老成，純乎天馬行空，不可羈勒矣。若雍正，頗似王龍標、岑嘉州，高華而清貴者也。若乾隆，則似元、白、溫、李，極妃青儷白之能事，所謂千人皆愛、雅俗共賞者矣。嘉慶者，有如晚唐之皮陸，矩矱不失，而聲價遠遜。道光品格較小，而饒有別趣，揆之詩家，其殆宋代之姜堯章歟？若夫光緒，則明之七子也，刻意摹擬古人，其功力亦有獨到處，然比之盛唐，則不啻上下床之別矣。瓷者，工之美術；詩者，辭之美術。不類而類，亦足資一喙也。

吾華諸美術，以論書畫之書爲最多，以其與文人氣習近也。若刻印，若範銅，則稍罕矣。而論瓷之書，尤寥寥若晨星。蓋工藝爲自來文人所弗習，而美術又非專家

莫解也。明代品瓷，作者較夥。屠隆之《考槃餘事》、黃一正之《事物紺珠》、張應文之《清秘藏》、谷應泰之《博物要覽》，源源本本，勒爲專書，後世猶可考見。至項子京《瓷器圖說》，則彬彬美備，譯有英法各國文字，西人考瓷者，皆以是爲藍本焉。有清以來，朱琰之《陶說》、程哲之《窑說》、唐英之《窑器肆考》、藍浦之《景德鎮陶錄》，亦復有名於時。然多詳於遠代，而略於近也。寂園《陶雅》，瞻博極矣，然自謂未嘗釐訂體例，區別部分，初學者殊有望洋之歎，則美猶有憾也。譚陋如余，敢言述作？然篤志所嗜，研究遂勤，日筆月識，居然成帙。竊慨乎吾華絕業，不絕如縷，生瓷國而不解言瓷，厠工廨而不能知工，吾黨之恥也。於是乎本其一得，發爲茲編。世多博雅，烏足邀其一哂？然抱殘守缺之思，鑿險縋幽之想，則固已鏗而不舍矣。以新體之懸談，作孝標之自序，趫然足音，似人而喜，或者其許我乎！

說窑第二

柴、汝、官、哥、定一語，爲瓷學家之恒言，皆宋窑名也。茲編斷自宋始，則五窑不可以不詳，其餘有名各窑，亦當遞述也。說之如下：

柴 窑

在河南鄭州，即柴世宗所創也。相傳當日請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二語可以想見。《陶錄》謂其「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然「薄如紙」一語，乃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也。「青如天」一語，亦不盡然。柴窑固以天青爲主色，但據《博物要覽》，則尚有蝦青、豆青、豆綠等色，不止天青一色也。釉中有細文開片，見於豆綠色較多。無釉之處，悉呈黃土色，然滋潤細媚，爲古來諸窑之冠。在明代已不易見，近築路掘出陶器頗多，間有類此者，嘗於某公座上見之，或者天壤奇寶，不肯終秘人間也。

汝 窑

在河南汝州，北宋時所創設也。土細潤如銅，體有厚薄，汁水瑩潤，厚若堆脂，有銅骨無紋者，有棕骨魚子紋者，有棕眼隱若蟹爪文者尤佳。豆青、蝦青之色居多，亦有天青、茶末等色。無釉之處，所呈之色類乎羊肝，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乃真物也。其色純靜深穆。余前云「儼有三代鼎彝氣象」者，即感於此而言。

官 窑

宋大觀、政和間在汴京所造。體薄色青，有帶粉紅色者，濃淡不一，有色帶白而釉薄如紙者。大觀中尚月白、粉青、大綠三種，有蟹爪文、紫口鐵足，蓋其胎本紫色也。然宋官窑有數種：南渡後，邵成章於修內司燒造曰內窑，亦名官窑；其後郊壇下別立新窑，亦曰官窑。是宋時已有舊京、修內司、郊壇下三種。唐氏秉鈞謂：「舊京著時未久，當以修內司所造爲上，新窑爲下。」當時已分差等矣。南宋餘姚秘邑瓷，後人亦目之爲官瓷，大抵皆仿汴京遺製，遞衍遞嬗也。

哥 窑

宋處州龍泉縣人章氏兄弟，均善治瓷業。兄名生一，當時別其名曰哥窑。其胎質細性堅，其體重，多斷紋隱裂如魚子，亦有大小碎塊文，即開片也。釉以米色、豆綠二種居多，有紫口鐵足。無釉之處所呈之色，其紅如瓦屑，其釉極厚潤純粹，歷千年而瑩澤如新。元末明初暨清唐英，屢有仿製，然遠不逮宋製之精矣。但近年以來，不甚爲時人所重，因之價值稍貶。

定 窑

在直隸定州，所造者名曰北定，宋初所建設也；南渡後在景德鎮製者，名曰南定，以其釉似粉，故通稱曰粉定。北定其質極薄，其體極輕，有光素、凸花、劃花、印花、暗花諸種，大抵有花者多，無花者少。花多作牡丹、萱草、飛鳳、盤螭等形，源出秦鏡，其妍細處，幾疑非人間所有，乃古瓷中最精麗之品也。開片者，其開片皆係柳文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淚痕者，亦為佳品。口底率漏胎，故其口往往有以銅鑲之者。南定之胎質極細，色極白，其釉亦係白玻璃釉，惟澄清之處，略閃豆綠色耳。釉中有鼓花者，有不鼓花者，其形式與北定相同，而胎釉微有小異。凡粉定之真者，其釉光而且潤，與舊象牙同。釉中多有柳文開片，與偽造之開片不同。偽者之釉或太混，或太乾，或太透亮，或太暗淡，萬難如舊者之潤亮也。粉定種類不一，胎有厚薄，色以閃紅者為貴，閃黃者次之，閃黃即牙色也。有開片，有不開片。明代成化仿者亦佳，乾隆以後，遂無仿之者矣。